



燃烧的倾诉

RANSHAO DE QINGSU YUDAFU ZHENXING GAOBAI

郁达夫真性告白

学林出版社



郁达夫 原著
周 桐 整理补记



燃烧的倾诉

——郁达夫真性告白



学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燃烧的倾诉:郁达夫真性告白/郁达夫著;周桐整理补记.
上海:学林出版社,2004.7
ISBN 7-80668-746-7

I. 燃... II. ①郁...②周... III. ①郁达夫(1896
~1945)—日记—选集②郁达夫(1896~1945)—书信
集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47609 号

燃烧的倾诉——郁达夫真性告白



原 著——郁达夫
整理补记——周 桐
责任编辑——乐惟清
封面设计——周剑峰
责任监制——应黎声

出 版——学林出版社(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)
电话:64515005 传真:64515005
发 行——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学林图书发行部(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)
电话:64515012 传真:64844088
印 刷——常熟东张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——890×1240 1/32
印 张——7.625
字 数——17 万
版 次——2004 年 7 月第 1 版
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——6000 册
书 号——ISBN 7-80668-746-7/G·262
定 价——17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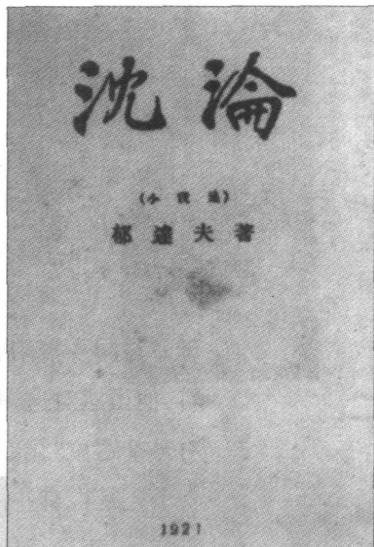
郁达夫一生的婚恋(代前言)



郁达夫,中国现代文坛的大家,创造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。他的一生给文学爱好者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,包括小说、散文、诗词。同时,他在爱情和婚姻上的传奇经历,也往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。

郁达夫的成名小说集《沉沦》,曾经因暴露青年性的苦闷,展示灵与肉的冲突而风行一时。文中饱受性压抑苦闷的青年其真实生活中的影子正是作者——郁达夫自己。据郁达夫的《水样的春愁——自传之四》和《自述诗》,当他十三岁还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,性意识就开始萌动,与比邻的“赵家少女”,有过一段“水样的春愁”的初恋之情,这种同水一样的淡淡的春愁,竟扰乱了他两年的童心。及至后来赵家少女订婚,他还深深懊丧自己失去了良机。大约在同一时期,他还与倩儿等两位姑娘有过类似的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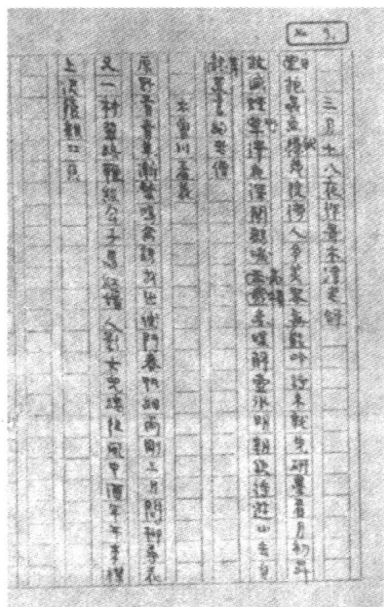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郁达夫去日本,在日本留学期间,又曾经与后藤隆子、茑田梅野、玉儿等产生过恋情。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“隆儿”,是郁达夫下宿处附近的“小家女”。郁达夫每次从学校到市上



《沉沦》初版封面。



去,都要从她的家旁经过,遂产生情愫,并为她写下了四首诗。茶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侍者,郁达夫与她交往数月,同样也为她写有诗词。玉儿也是侍女,郁达夫为她所写的情诗“玉儿看病胭脂淡,瘦损东风一夜花,钟定月沉人不语,两行清泪落琵琶”至今为人称道。



郁达夫手迹。

郁达夫风流倜傥,浪漫多情。1921年他赴安庆的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执教时,又结识了一位妓女海棠姑娘,两人过从甚密。他每日任教结束,必到位于城外的海棠姑娘处,而由于有早课,他又必须凌晨时分早早赶到城门洞里,耐心地等城门打开。同期,郁达夫创作小说《茫茫夜》,可以认为是真实地记录下他的这一段感情生活。其中女主人公海棠,正是郁达夫过从甚密的海棠姑娘,而男主人公“于质夫”,当是郁达夫“夫子自道”了。

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,是在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下的结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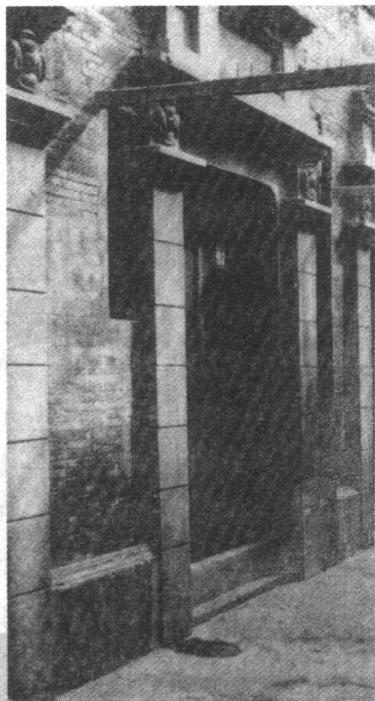
1917年,当郁达夫从日本回国省亲时,奉母命与同乡富阳胥井女子孙荃订婚。从郁达夫当时的诗词来看,他虽然对这一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所订的婚姻并不满意,但对孙荃这位“裙布衣钗,貌颇不扬,然吐属风流,亦有可取处”的女子还是很有些依恋的。1920年两人正式结婚,由于郁达夫的坚持,没有举行什么仪式,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,更没有点上一对蜡烛,放几声鞭炮,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乘上一顶小轿到了郁家,简单的晚饭后即独自摸到楼上上床就寝。1921

年以后,孙荃随郁达夫到他所供职的安庆、上海、北平等地居住,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本书中郁达夫初遇王映霞时,正是身穿了孙荃从北平寄来的羊皮袍子,而孙荃,此时也正在北平呻吟于产褥之上。1927年6月5日,郁达夫与王映霞订婚,孙荃遂告与郁达夫分居。此后,孙荃携子女回富阳郁家与郁母同居,与儿女们相依为命,守斋吃素,诵佛念经,直到1978年去世。

郁达夫的第二任夫人,即是广为世人熟知的王映霞。1926年12月15日,由于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现混乱,郁达夫自广州上船,赶往上海。孰料不到一个月,1927年1月14日,便在留日同学孙百刚家邂逅了王映霞,一见倾心,立刻坠入情网,不能自拔。王映霞长身玉立,肌肤白皙,从小就有“荸荠白”的雅号。她面如银盘,眼似秋水,鼻梁是希腊式的,挺而直,娇躯略现丰满,曲线窈窕,骨肉停匀,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就读时,一向都有“校花”之誉,及笄而后,更居当时杭州四大美人之首。郁达夫一见倾心,遂求再见、三见,于是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。

郁达夫追求王映霞时的喜悦和热恋,忧郁和彷徨,其放浪和坦白,都已尽收在本书之中,读者自可以用心去体会。

1927年6月5日,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餐厅正式宴客订婚,次年2月在上海结婚,3月迁入



郁达夫王映霞在上海曾居住的房子。



上海赫德路(今常德路)嘉禾里居住,算是正式组建了小家庭。婚后郁达夫和王映霞过着虽然清贫但却平静充实的生活,据郁达夫1936年日记,“晚上独坐无聊,更作霞信,对她的思慕,如在初恋时期,真也不知什么原因。”说明即便结婚十年之久,他们之间的感情生活依然浓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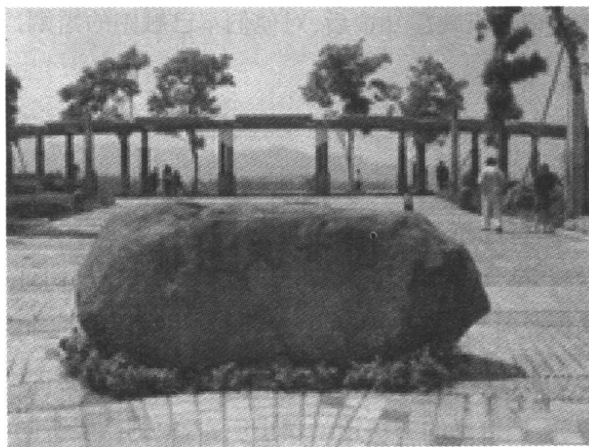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因为战乱,郁达夫到福建任职,王映霞偕其母与三个儿子避难富阳、丽水、汉口时,两人之间却爆发了严重的冲突,并且一而再、再而三,以至于不可收拾。1938年7月5日,郁达夫在汉口《大公报》第四版刊登《启示》,全文如下:

王映霞女士鉴:乱世男女离合,本属寻常,汝与某君之关系,及搬去之细软衣饰、现银、款项、契据等,都不成问题,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,乞告一地址。郁达夫谨启。



王映霞晚年时。

原来此处“某君”即指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,许此时刚刚丧偶,也正携三个女儿在丽水,与王映霞朝夕相处。郁达夫闻听有关两人的传言,本就将信将疑,又在自己家中发现了许绍棣的信件,终于忍不住大怒,夫妻争吵,王映霞离家出走,郁达夫愤而刊登《启事》。后经友人调解,郁王又一番忏悔,一场风波才告平息。然而感情的裂痕却自此愈来愈深,终至最后在南洋恶脸相向,郁达夫推出《毁家诗纪》,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“热恋情事”,而王映霞也以《一封长信的开始》和《请看事实》相对应。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之下,一对“富春江上神仙侣”终于



位于富春江畔的
郁达夫公园。

覆水难收，以“协议离婚”分道扬镳。王映霞从星洲孤身回国，郁达夫则携带儿子郁飞继续在南洋漂泊，直到1945年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。王映霞后嫁于华中航业局经理钟贤道，据传当时婚礼极尽铺张奢华。2000年12月，王映霞去世。

而另外还有一种说法，则是说有一位马来西亚槟榔屿歌女玉娇小姐最后促成了郁王婚变。1939年元旦，郁达夫担任《星洲日报》编辑的同时，又前往马来西亚槟榔屿参加该报的姊妹报《星槟日报》的创办典礼，就是在那里，他结识了歌女玉娇。据说那玉娇仿佛是王映霞年轻时的化身，而此时的王映霞，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，颠沛流离，忧患余生，兼之婚姻触礁，哪里比得上玉娇的绮形玉貌，艳丽多姿。郁达夫在玉娇身上，找到了王映霞年轻时的影子，燃起了他



李小瑛



即将熄灭的爱情火焰。王映霞知情后,对他们本已触礁的婚姻,无异于绝望至跌落冰底……

王映霞离开星洲之后,郁达夫的心境极是孤寂和颓唐,这时,一位国色天香的女播音员李小瑛(筱瑛、晓瑛、晓音)出现在他的面前,使他已是一潭秋水的心池,又波动起一片涟漪。李小瑛此时正二十六岁,她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才华,并主动向郁达夫示爱。郁达夫此时焉有不回应的道理,两人居然一拍即合,不久,李小瑛就以郁达夫“契女”的名义搬到郁达夫家中居住,郁达夫也不避嫌疑,把自己的书房让给李小瑛,暗中则已实行同



郁达夫的第三任夫人何丽有
和儿子大亚。

居之好。为了表示亲昵,郁达夫甚至用罗马史家 Livius 的英文名字 Livy 作为对李小瑛的昵称,还常用德语 Ich Liebe dich (我爱你)来表示爱意。可是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却强烈反对父亲和李小瑛的结合,而郁达夫也不便和李小瑛正式结婚。1941 年 12 月,李小瑛痛苦地搬出了郁家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李小瑛退到爪哇岛,郁达夫逃亡到苏门答腊。他在这时创作了著名的《乱离杂诗》,其中前七首就是为思念李小瑛而作。

郁达夫的第三任夫人是何丽有。这位新夫人原籍广东,年仅二十岁,生父姓何,幼时为一陈姓人家收养,所以原名叫陈莲有。她相貌平常,没

有什么文化,而且不懂中国话。郁达夫取“何丽之有”之意给她



取名为何丽有。当时郁达夫为躲避日本人迫害,化名赵廉,在印尼与朋友经营一家酒厂。一直到郁达夫遇难,何丽有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,而不只是一名寻常的酒厂老板。

文学与恋爱,在郁达夫是互为表里的。恋爱的激情,本来就已融化在他的血液之中,观其一生,无时不在飞扬着由恋爱所激发的才情,然后表现到文学的创作之上,写就了一章章不朽的名篇。同样,他的恋爱经历也如同他的文学名篇一样,焕发着迷人的光彩,怅惘也罢,迷离也罢,悲歌也罢,总之都成了传世的名作。



引子

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，上海法租界白未尼蒙马浪路（今马当路）尚贤坊的四十号二楼，虽然正是深冬，天气却晴暖如春。这是上海普通弄堂房子的一间前楼，窗口向南，集卧室、膳厅、书房、会客室于一体，经过主人的精心布置，显得井井有条、楚楚有致。

王映霞正与孙百刚夫妇闲坐，大约十点左右，楼梯上传来几声标准的杭州口音，随声喊着“百刚”，一个人拾级而上，走上楼来。

孙百刚一听声音，就知道是老朋友郁达夫来了，他们曾经是留日同学，已经两年多没有见面了，便慌忙起身招呼，一面先指着自己的新婚妻子孙掌华给郁达夫介绍。

“唔，这位就是孙太太。我和百刚是老朋友，以后要常常走动，请孙太太不要客气。”郁达夫似乎一进厅门，就被风姿绰约的王映霞所吸引，他一面对孙夫人应酬着，一面把目光紧盯住王映霞的粉脸。

“这位是王小姐，我们一起从温州逃难到上海来的。”孙百刚随即指着王映霞给郁达夫介绍道。

王映霞本是浙江杭州人氏，她的祖父乃是浙江大名士、大诗人王二南先生。她本应是王二南的外孙女，却因为她从小生得好看，肌肤白皙，一向有“荸荠白”的雅号，而且人又聪明伶俐，



外公很是喜欢。又加上王二南没有孙子孙女，就收在身边当孙女儿。

一九二六年，王映霞十八岁，从杭州女师毕业，被分发到永嘉（温州）省立高级中学附小任教，由此认识了当时正在温州高中当老师的孙百刚。孙百刚是王二南的世侄，王二南委托孙百刚照应自己的孙女儿，王映霞也称呼孙百刚夫妇“孙老师”、“孙师母”。因为温州的战乱，王映霞便随孙百刚夫妇来到上海，辗转之后便在尚贤坊四十号租订了一间前楼，又问朋友借来一些床单等应用之物，住了下来。

郁达夫此时也刚刚从广州来到上海。就在几天之前，孙百刚到四川北路上的内山书店去买书，恰巧遇到两年不见的郁达夫。两人互道契阔之后，郁达夫记住了孙百刚的地址。约定几天之后前来看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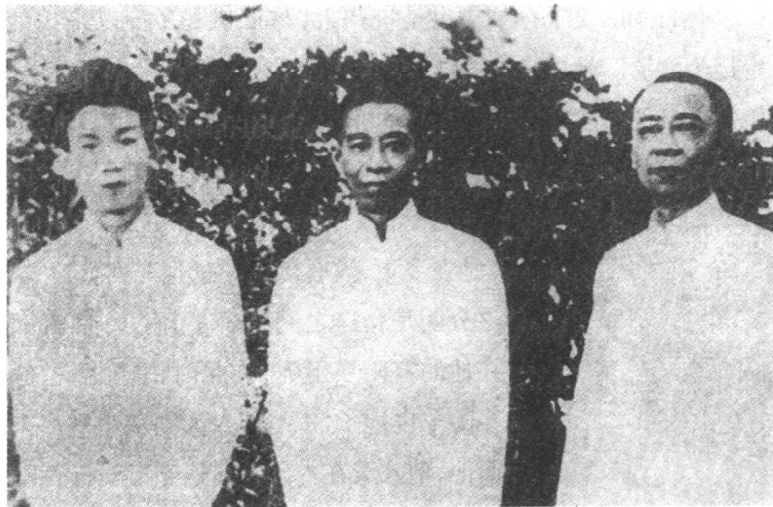
今日郁达夫本来是要去光华书局交涉一些事务的，却因为光华的老板不在，便信步走到了孙家。本打算来看看老友孙百刚，却不料遇到了美若天仙的王映霞，心里不禁骚动起来。

“哦，王小姐，请坐请坐。”郁达夫也似乎发觉了自己的唐突佳人，忙招呼王映霞坐下，一面自己先坐了下去。

“不要客气，她们都读过你的小说，一向景仰你的。”孙百刚对郁达夫说。

王映霞却没有坐下，她像往常待客的一般，大约也是为了躲避郁达夫的目光的缘故，到后面沏了一杯茶，先递给孙百刚，再由孙百刚递给了郁达夫。

王映霞觉得“郁达夫”这个名字好熟，好像曾经在哪里听过一样，于是她自然而然地留心起孙百刚与郁达夫的谈话内容来。她听到他们谈起“稿子”、“书店”，突然想起来，面前这位，



郁达夫和大哥郁华(右)二哥郁浩(中)。

正是自己在学生时代读过的一本小说——《沉沦》的作者。

王映霞不觉多看了郁达夫几眼。他身材并不高大，乍看有一些潇洒的风度。他穿着一件灰色布面的羊皮袍子，一双白丝袜和一双黑直贡呢鞋子，头发也好像好长时间没剪了。他前额开阔，配上一副细小的眼镜，颧骨以下，显得格外瘦削。

“郁先生，好久没有看到您的大作了，最近有什么杰作呀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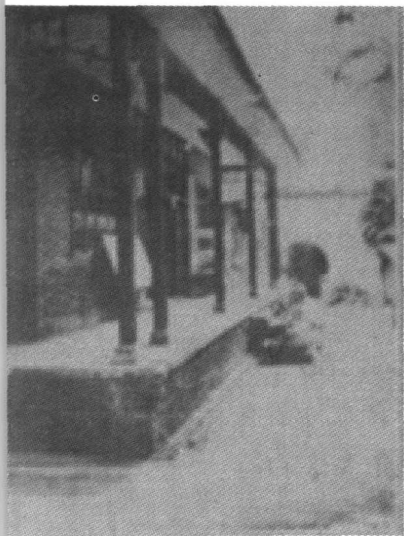
王映霞长身玉立，面如银盘，眼似秋水，希腊式的鼻梁长而且直，娇躯丰满，曲线窈窕，声音如银铃般悦耳。

郁达夫的脸上忽然泛起一层薄薄的红晕。王映霞的出现，早已经搅乱了他的心扉，如今能跟这位“王女士”搭上了话，让他兴奋异常。

他大约听出了王映霞的杭州口音，也以满口的杭州话慌忙答道：“我的小说都是青年时期胡乱写的，说起来真是难为情的，近来也没有心思多写了。”



孙百刚的妻子孙掌华也是杭州人，与王映霞多日以来相处得极为融洽。她以一个女性的敏感，早已看出了郁达夫的心思。她觉得自己不能不阻止郁达夫的非分之想，便插了一句，问郁达夫道：“郁先生，郁太太是不是也在上海？”弦外之音也在提醒王映霞，郁达夫是有妻室的。



郁达夫王映霞在杭州所居住的“风雨茅庐”。

“她在乡下，没有出来。”郁达夫回答。

这分明是仓猝之间的口不择言。郁太太何曾在他的富阳乡下呢，她此时正在北平，他身上穿的羊皮袍子，正是郁太太刚从北平寄来的。而他，前几天在内山书店还亲口对孙百刚说自己过几天就要去北平，看自己的女人去。看来这正问到郁达夫的痛处，他有些慌了，却又无法掩饰。

孙太太要向郁达夫表明，王映霞是名门闺秀，容不得唐突的：“郁先生，王小姐是名门闺秀。她的老太爷，便是大名鼎鼎的王二南王老先生。”

不料这却正是为郁达夫引出了话题。王二南的诗词歌赋脍炙人口，旧文学底子很深的郁达夫早有所闻，此时他大为振奋，顺着话题，对王映霞说道：“啊，原来王女士是二南先生的令孙女。王小姐，不瞒你说，二南先生的诗，我从前在杭州报纸上常常看到，一向佩服他老人家的。”郁达夫努力向王映霞表示好意。

“家祖父年纪大了，近来也不常做诗。”王映霞淡然地回答。

“我总觉得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王小姐的，一时想不起来了。”郁达夫的脸上，又涌起无可名状的红潮，额角上青筋绽露。



王映霞低下头，没有说话。

“也许是在杭州什么地方碰到的吧。”孙太太打了一个圆场。

看看谈话就要到中午了，孙百刚便要孙太太去预备酒菜。

不料郁达夫却赶紧站起来，拦住了孙太太：“孙太太，你不必客气，我今天特来邀请你们出去吃饭的。在上海，我比百刚熟些，应该让我来做东道主。”郁达夫一手拿起呢帽，做个手势，邀他们一起出去吃饭。

孙百刚示意郁达夫坐下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，今天就在此地便饭吧。附近有家宁波馆子，烧的菜还不错，去叫几样很便当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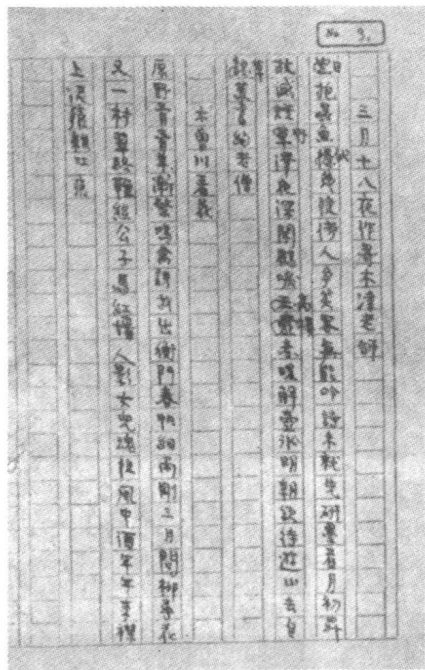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行不行，今天我是诚心诚意来请你们两位及王小姐的。我现在去打电话，喊汽车去。”郁达夫转脸殷切地看着王映霞，边说边向门外跑去。看架势，他是非要做东不可了。

“达夫，等一等，即使去也要让她换换衣裳。”孙百刚看已经无法拒绝，说道。

王映霞倒忸怩起来。她告诉孙百刚，还是孙先生和孙太太一起去吧，自己觉得不好意思。

孙百刚倒没有容许她的客气，催她赶快换衣裳，打扮一下，赶快准备出去吃饭。

不一会儿，王映霞换好衣裳出来了，一件鲜艳的大花纹旗



郁达夫手迹。



袍,衬托着发育丰满的匀称身材,好像夏天晨光熹微中一朵盛开的水莲花,清水出芙蓉,又娇艳欲滴。

看看众人都随自己出来了,郁达夫格外高兴,叫了一乘汽车,又招呼着王映霞、孙太太坐进去,驱车直奔南京路新雅饭店。



目 录

郁达夫一生的婚恋(代前言)	1
引子	1
一、孤身在上海	1
二、初识王映霞	17
三、热恋的烦恼	51
四、日记风波以后	85
五、好梦终于成真	141
六、双城之恋	191